













# 浮生年復年，安處即神仙

◎蔡其祥

老家祖廳門楣木構件上有件「八仙綵」彩繪，全長442公分，寬39公分。八仙的排列方式依房子座向，從右到左依序是，曹國舅、鍾離權、呂洞賓、何仙姑、南極仙翁、李鐵拐、韓湘子、劉海、張果老，以南極仙翁為中心，左右還各有一位小童子，總共十一位人物，主題為八仙拱壽。

每個人物都有一段扣人心弦的成仙經歷，當我閱讀這些仙話傳說，體會著人生各種樣貌，不同的階級、性別、年紀和考驗，當緣分俱足，終能得道成仙，逍遙自在。望著祖廳內的祖先，我想他們對於生命長度的追求、生命品質和人生價值的祈願，都隱藏在八仙綵的圖像符號裡。

八仙有很多種版本，從南宋至明朝，不同時期有著不一樣的涵義，直到明朝吳元泰《八仙出處東遊記》才確立八仙的典型，李鐵拐、鍾離權、呂洞賓、張果老、何仙姑、曹國舅、韓湘子、藍采和。老家的八仙

綵以劉海替代藍采和，此據明代《列仙全傳》，劉海名列八仙之中。

每一位神仙都是我嚮往的仙境異域，目光聚焦，用心解讀其中的神秘精神與文化意涵。

八仙綵中的「綵」字，是指五色文彩的絲織品，在長方形的繡布，繡上八仙齊聚一同祝壽的圖案，具有趨吉避邪與張燈結綵的吉慶寓意。老家的八仙綵以木板取代絲織品，施以嚴謹的地杖處理，為木材的基層與表層油皮製作灰底，即所謂「一麻五灰」工法，完成繁複的基層手續後，再施展起譜打稿、圖案設計、色彩配置、瀝粉貼金及書畫等彩畫程序。

如果沒有油灰塗料的調製和施工流程的穩定性，彩繪經不起風吹日曬，遲早褪色人間；如果沒有素材選用和操作技法的高度水平，畫中的八仙早已被紛繁的歲月淹沒，失去底色。

慶幸的是，一百年之後，八仙依然栩栩如生，當我

覺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狹窄，不似往來的風坦蕩寬闊，抬頭看看各位神仙，只見張果老背著魚鼓，倒騎驢子，雲遊四方，笑卧春秋飲翠嵐。又見鍾離權袒胸露乳，手搖棕扇，神態自若，像個閒散的漢子。愁容滿面的我，頓時感到壓在心頭的苦痛如浪花般破碎、回歸、蒸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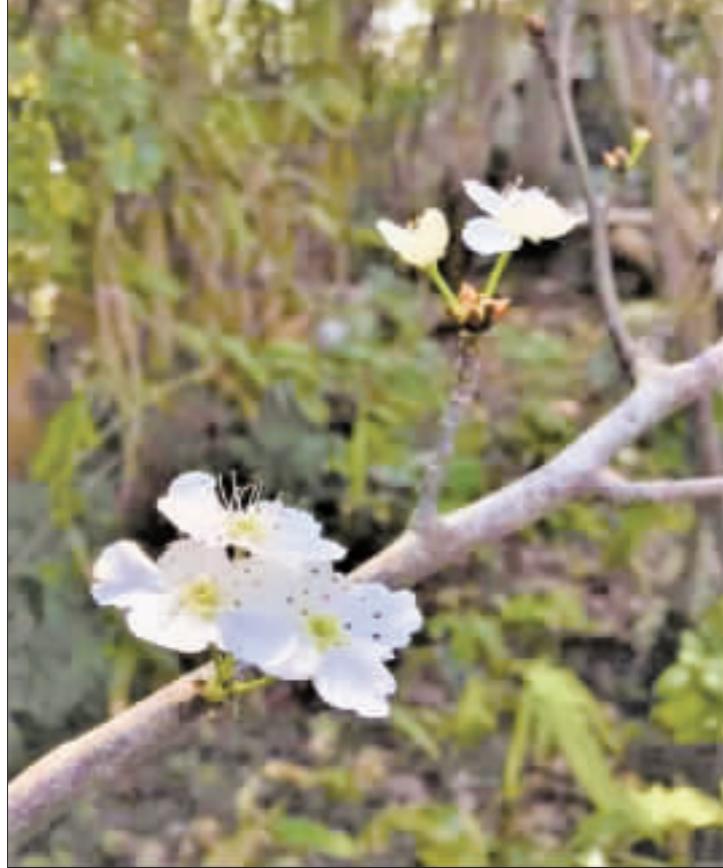
會心一笑。

遙想當年起大厝時，身為出洋客的祖父是何等心情？祖父把生命放在海上顛簸，憑著頑強的鬥志，越過怒濤激浪，固然有無可抵擋的苦難和危險，與其在黑暗中苟活，不如藉由水頭港出海，向遠方進取，尋覓營生的依傍。大厝落成，張燈結綵，祖廳門楣上鮮紅華麗的八仙綵，戲金蟾的劉海、容貌動人的何仙姑、風度翩翩的韓湘子……，喜氣洋洋，透過八仙拱壽圖像，表達對生命存在和生命延續的願望。

因為祖父下南洋的經驗，他在異鄉浮沉拚搏，該前行時就得勇往前進，該迂迴時就要折腰屈膝，唯有體驗大江大海的風險，才明白不執於人和事，讓渴求與期盼不再尖銳。除了對生命信仰有著長壽的期待，能像神仙以自己的品德、才能追求平安和福氣，亦有「浮生年復年，安處即神仙。子壯閒專日，家和笑天。軟炊脂白米，甜釀雪清泉。蔗境有餘味，吟情真造玄。」的嚮往。

# 梨之翼——二十世紀梨

◎陳秀竹



天地一點白。

春天，家裡的二十世紀梨，開滿樹的梨花，美得我手機拿起不停，放到FB分享好朋友，每天一早起來，梨花都有新容顏讓人醉心，樹下幾徘徊，左看右看繞著樹觀賞不能停止我的腳步，我的心都被一片雪白的花容留住。

滿樹的枝梗，冒出雪白的花姿，喚來蜂蝶覓食忙，我擠在衆蜂蝶之間，淡淡的花香薰著我的鼻，清冷的空氣中，香氣在蜂蝶之間流淌，躍動的生命與梨花的靜謐形成一種鮮明的對比，而我是那個活力的生命，把自己幻化成一隻蝶，紀錄梨的生命時光。

枝頭的花如雪一般，在陽光裡閃亮，為不下雪的金門，在

料峭的春寒中，增添了幾許的雪地風情，只為我家那滿樹梨花的枝頭唱清。

唐李白《宮中行樂詞八首》  
柳色黃金嫩，梨花白雪香。  
說的是春日楊柳的嫩芽，色澤像黃金，雪白正是梨花的顏色，散發著芳香。

唐白居易《杭州春望》詩中  
有：  
紅袖纖凌夸柿蒂，青旗沽酒趁梨花。

意思是紅袖少女誇耀杭綾柿蒂織工好，青旗門前爭買美酒飲「梨花」。

宋蘇東坡《東欄梨花》有詩

歌梨花：

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飛時

花滿城。

如雪般的梨花淡淡的白，柳條透露出濃郁的春色，飄飄灑灑的柳絮夾帶著如雪的梨花，布滿了全城。

唐杜牧《初冬夜飲》  
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誰此憑欄杆？

台阶下的積雪像是堆簇著的潔白梨花，明年又有誰在此憑欄杆？

自古詩人愛吟唱，梨花帶淚最醉人！雨中賞梨花，盡在我心間！

家裡這兩棵二十世紀梨，是先生特別從台灣的假日花市，精選回來，他勤於修剪和澆水，並且努力施肥，於是小小的樹苗一年一年快樂成長，今年是第三年結果了。

春雨霏霏的日子裡，驚見梨花的枝條上點點綠意上枝頭，原來抽新葉了，彷彿換了新裝一般，又像楊貴妃啖了美味的荔枝，水蛇腰突的長了二、三吋，我的心花，像一池春水被扔了一顆小石子一般，漾起一圈圈的漣漪，心雀躍著，每天更是圍著二十世紀梨，瞧個不停，大家都不明白，有啥可瞧的？

可有得瞧的，我像發現新大陸一般，那新長的綠葉，居然有些文章在其中，葉面有的不是那麼的平整，像是被什麼東西欺負了，緊張得縮成一團，而且彷彿長了一排刺，我還以為是金門原生種植物「雙面刺」，我再仰頭在葉子底下仔細的檢查，原來是被「蟲癟」寄生了。什麼是「蟲癟」呢？對此有研究的學者這樣說，蟲癟是昆蟲刺激植物，讓植物長出不正常的組織，造癟昆蟲的幼期就可以利用它當做避難所，在裡面長大，直到發育成熟才會離開蟲癟。而蟲癟在什麼時

候形成？昆蟲並不能在任何時候刺激植物造癟，而是要把握植物開始分裂最旺盛的時機，也就是植物形成蟲癟的組織還在發育的階段，通常是在春天發芽的時期，研究的學者告訴我們，蟲癟長在哪裡呢？像葉片、葉柄、枝條、芽、根或花上都有可能，但是每一類的昆蟲通常也只在一種特定的部位造癟，其次，造癟昆蟲也只在某一種特定的植物造癟，或親緣相近的植物造癟。

哇！大自然的奧妙，再次讓我見識到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我把這種「蟲癟」拍了下來，再去請教專業的老師指導，從廿世紀梨的觀察紀錄中，我再次如醍醐灌頂。

到了初夏，每天的觀察更讓人期待，因為花謝了，但在蜂蝶的努力訪花中，有了滿滿的成果，只見枝頭掛了一個個小小的褐色圓形果，有如一串串的風中鈴噹，在清風中自在的搖曳，梅雨來臨的季節，為它提供了充份的水資源，很像小嬰兒在搖籃曲中：

「嬰仔嚶嚶，一夜大一寸，嬰仔嚶嚶，一夜大一尺。」天天

長大，興奮了我一顆容易滿足的心，從小拇指那樣大小，長到快要有一個拳頭那麼大，多麼有成就感。

先生買回來的是二十世紀梨，原來這品種的梨，不僅有身價，而且有故事，據說二十世紀梨是在1888年在日本的千葉縣松戶市，那裡有一位當時僅13歲的男孩，名字叫松戶覺之助的，在他的父親用來當作垃圾堆肥場的農地發現的苗，取名叫做「新太白青梨」，過了幾年，1898年，有一位日本的農業專家渡瀨寅次郎發現這不可多得的良種，他斷定會是下個世紀的「梨之王者」，也就是20世紀的重要品種，於是把他的觀察和願望放入這個品種的命名中，稱之為「二十世紀梨」，隨著環境的變遷，二十世紀梨的主要生產地轉移到日本西部的鳥取縣，二十世紀梨並且成為日本主要生產的青梨品種，產量佔日本梨子品種中的第三名。

目前，滿樹盡是結實纍纍的二十世紀梨的果，據說採收期是秋天的八、九月，值得期待的美好季節。



風中鈴噹。

## 南 下

◎四月

「再不快點坐好還再哭哭，虎姑婆就要出來囉。」母親提高音量，語氣仍舊溫柔。不只小兄妹的音量間歇，我也側頭傾聽。母親像在說床邊故事般溫柔輕慢：「很久——很久——以前，虎姑婆在牀上吃小朋友手指頭的聲音，就是現在這個聲音扣克——扣克——」小兄妹睜大眼半張開嘴，停止所有動作看著母親。

車廂內真的只剩下啃食手指頭的聲音。

母親的方法奏效，藏不住得意的表情提醒著說：「快點坐好把眼淚擦乾，不要讓她發現這裡有愛哭哭的小朋友。」哥哥馬上讓出空位扶起妹妹著急著說：

「妹妹快上來，中間給你坐，我跟媽媽保護你。」兩兄妹躲進母親的外套，不敢再發出聲。

前門忽然開啟，嘴巴緩慢攪動的女孩不懼低溫，龐克裝扮長髮繽紛多彩，妝容誇張皮衣、短褲、網襪、高跟鞋，看不出臉上表情。她似乎看出他們的害怕，直盯著小兄妹的方向走過來。小兄妹看到女孩猙獰的表情，有默契的躲進外套，女孩的坐位在小兄妹後面。

「扣克——扣克——」好像變大聲了。小兄妹像是說好了要確認什麼，一起躲在椅背，探頭，縮回。不知道他們看見什麼，只見他們迅速蓋上外套，緊密依偎著母親，不再有聲音。

雨已經停，雨珠被四處拋棄，剩下的還在掙扎，該離開的誰也留不下，窗外只剩下線條續斷後不再出現，車外只剩下一片黑。

## 空中博物館之異想世界

◎吳佳恆

近期疫情肆虐，嚴重程度居高不下，民衆個個人心惶惶，蘭陽博物館為了配合中央政府的防疫措施，園區營運暫時停止運作，然而蘭陽博物館提倡停遊不停學，社會大眾可以藉由線上展覽、網路課程、演出影片展示、文物查詢及官網購物等方式，暢遊博物館展覽非凡的文藝人物事，翱翔蘭陽地理人文產業的成熟歷史與光彩。

進入蘭陽博物館官網，點選想要的服務項目，深刻認識博物館裡裡外外的歷史環境、活動快訊及典藏，尤其透過數位典藏系統，以其數位性與網路開放性的機制，提供研究者與民衆瀏覽使用，強化博物館的典藏利用，促進全民共享博物館的資源。

蘭陽博物館Facebook網站不定時更新展示活動成果與抽獎資訊，與社會大眾多方面互動，一篇篇的PO文，字裡行間流露出真誠與宜蘭人外冷內熱的情懷，夾雜「四季音樂節」的歷年演出影片，音符自樂譜孕育成形，倚靠傳播媒介飛揚四處，餘音裊裊，薰陶自我性情，進而渲染蘭陽在地風采。

縱使現今新冠肺炎的阻撓，導致人們須宅在家保護群己，期盼已久的旅遊規劃也跟著功虧一簣，但在宜蘭教育文化熱情陪伴下，不會讓衆人半刻無聊，運用網際網絡，盡情享受蘭陽博物館精心打造的服務，引領衆人沉浸蘭陽文化之旅，秉持開闊心胸積極邁向未來的每一時分。



